

農 沈 耒

氏

耜

農

說 書 經



18085

20156^農

說

馬一龍
輯

中
華
書
局

刻農說序

孟河子曰。力田養母。此吾今日第一義也。家貧親老。屢

疏乞。

恩侍養歸而無所取備。以供甘旨。上負吾

君。下負吾母。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。昔吾有先君大艱。外兄史玉陽氏及二楊子。憐吾貧。助之金百餘。不足復繼之粟。及是捐其償。乃與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。衆指荒蔓一區。曰是田也。統順至於今。不耕。民以賦稅累。而逃亡者殆盡。得是可耕。亦可富矣。衆爭歸之。罄將前玉陽所遺物。易大武十元。約傭耕者。各取田收之半。一歲盡墾而大有獲焉。日共諸傭在畎畝。視其所爲。則皆農也。視其所爲事。皆非農者也。農不知道。知道者又不屑明農。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。而他圖賈人之利。率爲世途閭閻之間。力倍而功不半。十室九空。知道者之所深憂。就田廬作農說一章。以示傭之人。書生言過文致。逐條更爲詳說。好事者多來索書。因命工刻板。布諸鄉人之有志於農者。

農說

溧陽孟河 馬一龍 輯

農爲治本。食乃民天。天畀所生。人食其力。

周書無逸曰。君子所其無逸。爰知稼穡之艱難。則知小人之依。故聖人治天下。必本於農。神農之教。歷山不改其業。禹稷之後。莘野猶振其風。蓋斯民之生。以食爲天。而人無谷氣。七日則死者。其天絕也。天之生人。必賦以資生之物。稼穡是也。物產於地。人得爲食。力不致者。資生不茂矣。故世有浮食之民。則民窮而財盡。況以供無厭之欲。而欲天下安生樂業。以無叛也得乎。古者一夫授田百畝。不奪其時。仰事俯育。皆有賴也。其上不求。其民不爭。以力足食而已。至於後世。人皆厭於力食。而務以其力食人。是以獸相食矣。而天下常不治。嗚呼。君以民爲重。民以食爲天。食以農爲本。農以力爲功。所因如此。而司農之官。教農之法。勸農之政。憂農之心。見諸詩書者。惓惓焉。

力不失時。則食不困。知時不先。終歲僕僕爾。故知時爲上。知土次之。知其所宜。用其不可棄。知其所宜。避其不可爲。力足以勝天矣。知不踰力者。雖勞無功。

此總言用力體要政典曰。先時者殺無赦。不及者殺無赦。時其可失乎。時一失。則緩急先後之序。皆倒行而逆施矣。安得順暢而不困苦哉。困者無所舒展之意。僕僕者膏然無知。手忙脚亂。不得休息也。然

時言天時。土言地脈。所宜主稼穡。力之所施。視以爲用。不可棄。若欲棄之而不可也。不可爲亦然。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。而無所差失。則事半功倍矣。知其可不先乎。故儒者之學。亦必先於致知。否則發不中節。其繆千里。勞無功者。以足僕僕之義。

故畜陽不極。發生乃微。

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。皆用不可棄。避不可爲之事。上云時者。主陰陽之候。而言陽主發生。陰主斂息。一物之生息。隨氣升降。然生物之功。全在於陽。陽之生物。欲盛必畜。畜之極而通之大。盛而後始衰者。氣之終也。不然。散漫游佚之精。安能萃而基命。根苗花實之體。無所待而成物矣。故冬至之後。一陽起於下。則羣陰推而漸出。寒凝固結於上。所以遏其洩耳。及陽氣出地。物生呈露。流行布濩而不窮。畜之盛大致然。使冬不寒凝。氣無所畜。安得盛大流行。而發生萬物哉。是以桃李冬花。無冰不殺草。春秋紀之以病。愆陽。農家者有云。冬耕宜早。春耕宜遲。云早其在冬至之前。云遲其在春分之後。冬至前者。地中陽氣未生也。春分後者。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。其意皆在陽榮陰衛。欲使微陽之氣不洩。求其壯盛而已。於此不知所避。一則初升而踣其踵。一則方啓而裂其膚。豈非重而牾。未壯而先亢者乎。亢則害。牾則亡。傷氣殆盡。其生安得不微。○畜陽之意。不止於冬。凡日爲陽。雨爲陰。和暢爲陽。沍結爲陰。展伸爲陽。斂誦爲陰。動爲陽。靜爲陰。淺爲陽。深爲陰。晝爲陽。夜爲陰。繁殖之道。惟欲陽含土中。運而不息。陰乘其外。謹惑而不出。若陽洩於外。而陰實其中。生機轉爲殺機矣。說見下文。

疑陰在土其氣固蓄。

陰陽往復無停機。進退乘除。流行者。未嘗斷續。充塞者。未嘗空缺。大而天地之全體。小而一物之微區。無不皆然。故陽洩殆盡。而陰即凝其中矣。何以言之。冬至一陽生於地中。陰氣盡在外也。時當寒凝。而反和暢。則固閉不密。陽氣發洩。陽洩一分於外。陰入一分於中。生與殺機並藏。而覆與培者同出矣。夫大塊生物之功。以太和流行耳。其間直遂而施。翕合而受。必陽居陰中。乃能健運清虛之神。煅煉陰精。以成形質。反是則斂而固蓄。固者滯而不通。蓄者吝而不與。而欲物各付物。遂其暢茂條達之性。以成豐亨裕大之體。得乎。是以小人之使爲國家。亦必以公滅私。不能開誠以通天下之志。狗利忘義。不能舍己以廣天下之業。否泰之義。復姤之幾。聖人所以示訓也。嚴矣。○歲久不耕之地。純陰固結。非假太陽之力追攝。何以得散。又冬春二時。不見天陽。亦猶是耳。今夫圖墮之土。未嘗生物。正以內不含陽。陰不外固。而火煨之。地藏冰不融者。絕其地脈。而中無陽氣來至也。竊窺神化之妙。陽根陽物之所以生也。陰根陽物之所以成也。生者謂之化。成者謂之變。下詳之。

諸陽皆生者。陽自下起。發其內之一本。以出於外。諸陰皆死者。陰自下起。斂其外之散殊。以入於內。

此二氣分布。一元循環。六卦相乘。萬變始終之定理也。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。復十一月之卦也。夬三月之卦也。十二月爲臨。正月爲泰。二月爲大壯。復自坤中來。一陽始生。成位於冬至。至泰而開。開而壯。壯而夬。四月復全乎乾矣。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。姤五月之卦也。剝九月之卦也。六月爲遯。七月爲否。

八月爲觀。姤自乾中來。一陰始生。成位於夏。至。至否而塞。塞而觀。觀而剝。十月復全乎坤矣。上下者。乾坤分列之位。升降者。陰陽往來之氣。內外者。神化合辟之妙。斂發者。萬物生成之機。出入者。循環無窮之端。一本散殊。相禪以爲始終者也。夫一元之氣。升則爲陽。降則爲陰。進則爲陽。退則爲陰。初非截然二物。故一日之間。子前爲陽。日進而上升。卒後爲陰。日退而下降。今言陰陽皆自下起。蓋乾坤互相爲物之用。反覆道也。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。主日月爲義。春秋二分。晝夜相半。氣之平也。春分後。晝漸永。日在地下之刻少。秋分後。夜漸永。日在地下之刻多。陰陽消長。係於是矣。太虛生物之功。不過日月之代明。四時之錯行。水火相射。五行雜糅。而萬物之爲物也。無盡藏。觀乾坤所乘四子以周一歲之氣。而坎離不與焉。日月之職大矣哉。故冬至井汲則溫。夏至井汲則寒。其實如此。內之出於外。外之入於內者。亦非臆說。萬物不離乎陰陽。陽爲乾。陰爲坤。乾體一。坤體二。乾主辟。坤主合。一故神。兩故化。辟戶自內而出於外也。合戶自外而入於內也。驗之物理。自然陽道生。陰道成。剝之既盡。生者一終矣。致成於坤。而旋生於復成者。至是又基其始也。故穀種之生。色雖未見。而生理已完具於其中。厥後散殊於外。不減舊物。不過自其中之一本者。發之耳。及其成也。復如之。夫之既盡成者。一終矣。致生於乾。旋成於姤。生者。至是又基其始也。故歸根之狀。雖未形。而殺機已窺伺於其外。厥後根本於中。渾然全體。不過自其外之散殊者。斂之耳。及其生也。復如之。

陽上而不抑。遂以精汰。陰下而不濟。亦難以形堅。

損有餘。補不足。則精不洩而形可堅矣。天地之間。陽常有餘。陰常不足。故醫家補陰之論。後世本之。然扶陽抑陰。古聖至言。言不師古。君子不以爲妄乎。易曰。亢龍有悔。又曰。下濟而光。以是見陽之精。洩由於不抑。陰之形。脆者。由於無所濟也。今有上農土地。饒糞多而力勤。其苗勃然興之矣。其後徒有美穎而無實粟。俗名肥腸。此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洩者耳。其法何以斷其浮根。剪其附葉。去田中積污。以燥裂其膚。理則抑矣。及其總結俱成。農功已畢。或土力既衰。潤滋不斷。淫濁未去。清氣有傷。此正不知補助。故粒米有空頭。枯幹粉黛諸病也。

是故含生者。陽以陰化。達生者。陰以陽變。察陰陽之故。參變化之機。其知生物之功乎。

此言陰陽變化之殊。以足上文生成之義。化者化生也。變者變易也。陽變陰化。氣之定分。儒者論著詳矣。生則化。成則變。然必成而後有生。陽根陰也。生而後有成。陰根陽也。成者謂之變。脫其本根。易其故體。生者謂之化。融液所畜。暢茂其緒。夫生者陽也。生不自生。而含於成物之生也。陽含陰中。陽雖總生。而實以陰化爲質。本於所成者陰耳。成者陰也。成不自成。而達之自於生物之成也。陰代陽體。陰雖總成。而實以陽變立命。本於所生者陽耳。故冬至之後。生意皆含。夏至之後。生色皆達。含者化之機。達者變之漸。陰陽互爲其根。求其所以然。微妙而難悉也。一化一變。理不盡顯。物自相形。機械所存。非審察參詳。則天地生物之功。莫之有知矣。○含生者先天也。以後天爲之體。達生者後天也。以先天爲之神。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。當思化裏一變。非化不能變。非變則化者。終於化矣。推之事理亦然。凡事之立。

其始甚幾微。充廣必盛大。盛大必衰。衰必敝。敝則變。不變則毀。毀則熄。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。圖善變而不毀者。其諸取法於農。

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。

陰陽列於四時。早晚見於節候。歲氣係於日星期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。日窮於次。月離於紀。星回於天。此一歲之終也。日行速而月遲。故有餘日。而以閏月收之。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。故有歲差。而以六十年約之。一歲之中。春而夏。夏而秋。秋而冬。四時順布也。四時有八節。立春。春分。立夏。夏至。立秋。秋分。立冬。冬至也。冬至以後。陽漸長。立春。陽之出也。春分。陽氣之中也。立夏。得陽三之二。至夏至而極矣。夏至以後。陰漸長。立秋。陰之出也。秋分。陰氣之中也。立冬。得陰三之二。至冬至而極矣。堯命羲和。日中星鳥。以殷仲春日。永星火。以正仲夏。宵中星虛。以殷仲秋日。短星昴。以正仲冬。不詳其餘者。以一中一極。前後測之耳。冬至一陽生。主生主長。夏至一陰生。主殺主成。故曰生者陽也。成者陰也。含雖未見其生。達雖未見其殺。而幾已在矣。易曰。知幾其神乎。神者造化之良能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。得之可以把握陰陽。主張造化。而無難矣。○發其生者。與其晚也。寧早。收其成者。與其早也。寧晚。此陽進而前。陰退而後之道也。故九爲老陽。七爲少陽。八爲少陰。六爲老陰也。

衆知膏瘠。不如原隰。衆知蕪平。不如淺深。

肥饒爲膏。砂瘦爲瘠。高者爲原。下者爲隰。蕪荒而不治者也。平成熟也。農家栽禾。啓土九寸爲深。三寸

爲淺。土之生物。膏則茂。瘠則不茂。而人之相地。成熟則美。荒廢則不美。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。至如地之高下。有氣脈所行。而生氣鍾其下者。有氣脈所不鍾。而假天陽以爲生氣者。故原之下多土骨。而隰之下皆積泥。啓原宜深。啓隰宜淺。深以接其生氣。淺以就其天陽。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。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。經絡者。氣血流行之所。餘肉者。塊然附贅之區也。

常治者。氣必衰。再易者。功必倍。患因無備。命在有滋。將衰而沃之。助其力也。欲倍而壯焉。收其全矣。沃莫妙於滋源。壯須求其固本。

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。衰者上力衰也。倍者所穫倍也。患言水曠蟲傷之類。溝堰陂洫。桔槔簋笠。潤燥以時濟。及浚築製造爲之預者。則有備而無患矣。命言生發收藏之元。所滋之事有二。以人力者。灌漑鋤耘塗澁也。以物力者。泥糞灰糞稿卉也。禾苗資土以生。土力乏則衰。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。易田併兩歲之力。不壯則不能兼收所生以致倍。然沃助其衰。壯求其倍勢也。猶有不待其衰。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。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。滋其衰者過滋。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。滋源則無是也。固本者。要令其根深入土中。法在禾苗初旺之時。斷去浮面絲根。略燥根下土皮。俾頂根直生向下。則根深而氣壯。可以任其土力之發生。實穎實粟矣。

亢而過洩者。水奪。

此謂獨陽不長者。濟之以陰也。何爲亢如。既穫之後。犂土在田。冬春二時。皆無雨雪。太陽燥烈。破塊之

間。盡爲枯體。陰不外周。陽不內畜。氣之過洩矣。水奪者以水奪之也。奪其過洩之陽。籍其潤澤之液。包含融結。以成發生之功。蓋天一生水。水爲陰氣之微。遇火俱化。化則合併爲用。不惟不爲害。而反爲利焉。故君子貴不驕。富不侈。賢智不先人。處崇高而憂。履盛滿而戒。不待以水奪之。而自能不至於亢也。斂而固結者。火攻。

此謂獨陰不生者。濟之以陽也。何爲斂。失於鋤耨蕪蘼。蔽其天陽。污濁淫其膚理。陰沍久而不開。生意塞而不達。氣之固結矣。火攻者以火攻之也。攻其固結之陰。假其焚燎之力。疏導蒸騰。以宣發育之氣。蓋地二生火。火爲陽氣之微。遇水俱變。變則轉易死氣以爲生。亦不害矣。水云奪者。必久浸而後可奪。火云攻者。必猛烈而後可攻。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。而攻之欲其固結於內者去也。陰陽善惡。其用舍去留之分。有不可誣者如此。

鋤耨寸隙。不立一毛。鬱蒸所至。並鍾五賊。

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爲甚者言也。鋤耨寸隙。墾之不遍也。雖所餘徑寸。他日禾根適當之。則詰屈不入。葉雖叢生。亦必以漸消盡。而至於澀澀然。今俗云。縮科是已。故犁鋤者。必使翻抄數過。田無不耕之土。則土無不毛之病。五賊食禾之蟲也。熱氣積於土塊之間。暴得雨水。醞釀蒸溼。未得信宿。則其氣不去。禾根受之。遂生蠹。烈日之下。忽生細雨。灌入葉底。畝注節幹。或當晝汲太陽之氣。得水激射。熱輿溼相蒸。遂生蟊。朝露過日。濛雨日中。點綴葉間。單則化氣。合則化形。遂生蠶。熱腫根下。溼行於稿。夾日與

雨外薄其膚。遂生螟。歲交熱化。不雨不鳴。晝晦夜喝。而風氣不行。遂生蠶。五賊不去。則嘉禾不興。故灌田者。先須以水遍過。收其熱氣。旋即去之。然後易以新水。栽禾無害。不過一遍。易去者。雖久浸。不免日中雨露。或以長牽。或以疎齒披拂。勿令凝着。則蟲不生。近者田家治蟲之法。多以石灰桐油布於葉上。亦可殺也。

知天之時。識地之宜。味其苞命。亦無以善其後。

此承上以起下也。苞命見下。

故祖氣不足。母胎有虧。其踵不踵。胎氣不完。其胎不胎。雖成必敗。蓋親下之本。既久去地。而傷母之體。豈能全天哉。

祖氣主穀子之在枯者言也。母胎主穀子之脫枯者言也。祖氣不足。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。其一成之氣。既未充足。以之爲種。母胎有虧矣。草木之生。其命在土。生成化變。不離土氣。踵踵相接。生生無已焉。若脫土久。氣不連屬。生之雖具於胎。成之則不全其數。或半途而剝。或成穗而秕。故收穫種者。當於冬至之後。熟治高土。散布其上。覆以疎草。障蔽鳥雀。壅以會灰。滋潤燥枯。至清明時。沃之使芽。除草澆糞。頻助其長。此第一義也。其次草裏美穗。縣之風簾。季春之始。置諸深注。勿令近泥。半月氣足。布地而芽。此雖不傷。已落第二義矣。但世俗浸種。晝沉夜暝。禽饌鬱蒸。逼之使速。胎中受病。拔不可去。長芽嫩脆。拋撒下田。跌蹠折損。種種不免。迷而不悟。不知何見耳。

夫善本者斯圖末。慮終者貴謀始。推陳而致新氣。以交併積盛。脫胎而洗髓精。以剝換化生。

上言天時土性人力穀種備矣。此下言治禾也。種得水始芽。芽得土始苗。移苗置之別土。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。生氣積盛矣。然其始不脫。則陳腐之體猶存。髓不洗。則濁淫之氣終在。欲其稚而壯。壯而盛。盛而不衰也。得乎。故天地之間。氣之積盛者。力在交併。精之化生者。功在剝換。不然。同類而異形。一本而殊末。果何故哉。此在交併與剝換者。得不得之差耳。

達順則豐。覆逆乃稿。縱橫成列。紀律不違。密邇爲儔。尺寸如范。

栽苗者當如是也。先以一指搪泥。然後以二指嵌苗置其中。則苗根順而不逆。縱橫之列整。則易於耘。溫疎密各因其地之肥瘠爲儔。疎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。密則數踰於萬。地肥而密。所收倍於疎者矣。但害生於狼莠。法謹於芟耘。與其滋蔓而難圖。孰若先務於決去。故上農者。治未萌。其次治已萌矣。已萌不治。農其農何。

狼莠惡草之害苗者。芟耘皆去草之事。蔓草之延生也。恣益甚也。蔓難圖也。出左氏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。亦古語。引此以見惡不可縱。漸不可長之意。上農深於農理。勤於農事者也。未萌根株在土也。上農者。智力兼至。知狼莠之害苗。不惟不容其延蔓於根芽。未萌之時。先有以治之矣。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。不使其害及於苗。所養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。已萌而治之。其功次於是矣。已萌而不治者。必至於蔓而不可圖。爲農也。何以謂之農哉。歎而哀之之詞。知道者可以深長思矣。

夫薙草之法。數與草齊。南種北黍。天所生地所宜。人所賴以養者。種之良也。物之良者必貴。貴非賤等。良畏惡朋。

薙治也。惡草之害苗者。不可勝數。而其爲物也。尤易生焉。所治之法不多。則不可去南種以下原。其當治之故。蓋貴賤殊類。善惡不可同居。同居則善者必爲惡者所害矣。天生五穀。所以養人。可貴之物也。貴者難成而易傷。賤者易起而難制。於此辨之。不早埃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。則其根株深固。枝葉暢茂。盤結而輔翼者。勢盛於苗矣。雖有上農。亦無如之何。

故農家者流。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。備假諸物。其始也。直木而來。其次也。橫木而耜。又其次。徧木而齒。曲木末而鏟。鑿木首而鋤。繼之以掇。終之以塗。無不加以鐵焉。以木直而鐵堅也。攻之無遺類矣。

草之滋生無窮。而人之用力有限。不能不假於物。以爲力勝之具耳。今之耒而耨者。有大耕小耕。開挑。耨倫。大抵勤與惰之殊也。翻抄遍過之說。已見於前。其耨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。粗塊臃泥。凸則曝日。先燥。窪則注水過深。是以一坵之間。禾之豐瘠頓異。且又妙在旋抄旋耨。旋耨旋耨。則燥溼和均。渾水澄泥。聚於根坎。有壅培之力也。移苗新土。黃色轉青。乃用搗盪。搗盪雖以去草實以固苗。蓋田之浮泥。易行橫根。而下之實土。難入頂本。頂本入土不深。橫根布於泥面。則得土之生氣不厚。枝葉雖繁。抽心不茂矣。搗欲斷其泥面。橫根使其頂根入土。深受積厚多生之氣。其後抽心始高。而結穗長碩也。鏟鋤皆削草器。掇以手拾去餘草。塗以泥壅蔽田皮。既掇則洩去多水。留少水在田。夾泥爲塗。塗時以手捻。

去禾心宿水。候田中有燥裂。卽上水灌之。禾心宿水旣去。燥時免其溼釀漬。入新水又助潤滋清氣矣。養苗至此。除草以盡。物不能再假。力不可再加。然意外之虞。尙不保其無也。

如是而猶有存者。可不畏夫。

此又中言穢莠之難去。可畏之甚也。蓋惡草賤而易生。有一根躡遺於地。忽不覺其蔓矣。衛生固難。成功亦不易。華而欲實。風雨不作。時將穫矣。燥則多損。侵以成腐。

此言養之係於人。而成之係於天也。稻花必在日色中始放。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。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。二者皆秕穀之患也。及其成穀將穫。土太燥則米粒乾損。水多而過沒。則斑黑成腐。二者又皆毀成之病也。陰晴燥溼。是豈人力可致哉。農家至此。猶不得自盡。況以委之蕪蘗。而求其不敗也可乎。故可貴之物。不產非時。不安非類。欲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。而農也如之何不力。

此總結通篇旨意。蓋穀不足則食不足。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。物之可貴如此。苟非順時調護。何以得之。農者當知其力矣。